

# 有个家， 多好！

□夏真

朋友圈真是块宝地啊，突然发现，我的不少灵感都是朋友圈捡来的，那里展示着五花八门的生活。面前的这张摄影图，是某天傍晚一位朋友发的，当时，我几乎不假思索地留言：这个好！喜欢！

这话说得有点没头没脑，我是在喜欢它什么呢？

是喜欢这个即将收工的太阳吗？不错不错，春天的太阳不像冬天那样有气无力，也不似夏天般肆无忌惮，它是很体贴的，不冷不热，恰如其分，刚刚好。而且，黄昏的它是收敛的，已经不再耀眼不再光芒万丈，当你抬头望它时，不用担心它会刺痛你的眼睛，它是温和的、宁静的，甚至带着几分倦怠。

是喜欢这个题目吧？我想，若是不叫这个《归巢》，大概许多人瞄一眼就翻篇了，但是这个题目抓住我了，搞艺术的总是很强调题目，泛泛的题目会让人不着要领，平庸的题目会让你索然无味，好的题目会给人们带来意想不到的触动。

作者拍的是夕阳，众所周知“夕阳无限好，只是近黄昏”，摄影者却忽略了这种遗憾，偏偏用了个“归巢”两个字，信息量很强大，暖心一等等，我们的心即刻被无限地拉近，从遥不可及的天上拉到了身边，拉到了你我他。

当然，或许让我欣赏的还有那个构图？

那个温和的宁静的带着几分倦怠的太阳，倒是像一个大大咧咧走在大桥上的男人，将几

钟之前还在脑洞里喧哗的俗事一键清空，浑身轻松地往家里走，他的家，或许是一个大院子，里面有着几盆花，有一条狗，当然还有可爱的女人与孩子。

更令人瞩目的是，这个正在回家的太阳，被别致地框进了若隐若现的大树间隙中，那就给人无限的遐想啦：树的背后，是不是有人正从窗口透过树杈，向着不远的他张望？盼望、等待，有点喜悦、有点焦急，甚至，有点小抱怨。

正确地说，正是这一切元素的汇集，让我怦然心动。关于夕阳，古今中外有过无数意象，有日落西山的惋惜，有夸父追日般的悲壮，有无可奈何的渡劫，有充满希望的轮回……但是这个太阳，却是从容归家的亲人，传递着温暖、期盼、爱。

真是别出心裁的创意。

第一眼看到它，跳上我心头的是一首歌《我想有个家》，这首歌当年红遍全国，婉转千回的歌声说出了人们内心最强烈的渴求，一时唱哭了多少人。当然，此歌表达的是诉求，那个女孩没有家，只能自己给自己鼓劲打气，这幅摄影表现的则是满屏的温馨，这个太阳正准备与家人相聚，画面平和轻松。

家是什么？

社会学家说，家是社会组成的最小的细胞；语言学家说，家是在屋子里养了一群猪；婚姻学家说，家是两人风雨相依的世界；文学家说，家是彼此心灵相通的地方。你可以在这里哭在这里笑，在这里撒娇在这里发脾气，你不必衣冠楚楚，带着礼节性的微笑，大可赤诚相见，毫无顾忌地裸露你的伤口、软弱、悲

伤、愤怒、不满，甚至幼稚……佛则说，家就是你的心。

是啊，那是我们的心。是我们一辈子心之所向。任凭岁月更迭，家总是一辈子的存在。幼小时，我的心里装满了父母。每到夕阳西下，我就会跑到巷口，将耳朵贴在电线杆下，在嗡嗡的轻微声中，仔细辨别着那熟悉的脚步声，父亲的脚步是节奏分明、大刀阔斧的，母亲的脚步是急促、细碎的。

成家后，心里满满的是先生、孩子。我们一起用砖头水泥在简陋的小屋里搭个浴缸，将两个皮猴子放进去洗，弄得满地是水。将一辆手推车的家当，用一根扁担，兴致勃勃地从一个小巢挑到另一个新巢，然后在门前种上一棵树，盼着它快乐长大。

再以后，我的心里就是儿子啦。每逢星期六，太阳快要落山时，儿子媳妇就会回来陪伴我。随着阳台上即将归巢的小鸟叽叽喳喳，随着熟悉的门锁响起嘀嗒声，我欢喜地跑过去，一定会看到两张笑脸，听到清亮的一声“妈”，此刻，是我心里最踏实的瞬间。

家，永远存在，那是一种温柔的记忆，一种亲切的牵挂，一种无可替代的文化，一段过去了的或者正在进行着的时光。它永远是我们爱的进行时。

或许它平凡日常，琐碎得如同柴米油盐茶，但它却必不可少，我们一天的疲惫不堪，在这里得到安放与抚慰；我们的孤独寂寞，在这里寻求幸福与宁静；我们在这里加油，然后，获得明天再出发的勇气。

有个家，多好！

## 农人外公

□张光明

“农人告余以春及，将有事于西畴。”春天又一次来临，但是我的外公，却已长眠于他劳作了一生的土地深处，任由花草长满坟茔。

外公是一个地道的农民，他大字不识一个，也没有其他雅趣，就是与土地打了一辈子交道。凡是大地上的事情，他简直无所不能，从春天的豌豆、土豆、蚕豆，到稍晚一点的丝瓜、西瓜、蒲瓜，一直到深秋的茭白、板栗，与老家物候相宜的庄稼，即使到了耄耋之年，他都会源源不断地送给他的子孙们吃。神奇的是，因为对农活的精益求精，外公的农作物总比别家的好吃，比如，茭白要种冷水滩，那样的茭白又嫩又甜。我们常常劝他安享晚年，他总是说：坐在屋里头多无趣，还是在田头活活血，有收获。他看着豆苗从稀到密，看着瓜果藤蔓伸展。我从他眯缝的眼神中，看到的是一个农人纯粹的自豪。

其实，只要是农活，外公样样拿得起。绵绵春雨里，外公赶着牛、扛着犁，整个山坳回荡着他“对流哇气”（对牛的行动指令，相当于前进、右转、停止、左转）的吆喝声。老黄牛的身后，一卷卷新土翻转而出，溅得后方水花翻腾，有时藏在泥淖中的黄鳝、泥鳅和石蟹，也会猝不及防地到处乱窜。外公会细心地将它们卷在裤管里，回家后抖落满地，成为我们那贫瘠年代里独有的美食。梯田一层一层往上走，外公也从翻地进入耙地环节，我至今还记得他站在耙的上面，在水面上驰骋的样子：一牛、一耙、一蓑翁，独立于春之氤氲里，有天地之间一英雄的伟岸。待到把村里各家各户的地耕好耙平，往往牛已瘦骨嶙峋，外公也颧骨高耸。那时候，外公会在黄晕的灯光下，眯点小酒，美其名曰，补补身子，然后沉沉睡去。

四季在外公的肩上流转，从春耕夏耘，从秋收到冬藏，他用自己的劳作书写了农人的本分，也用勤劳和奉献赢得了村里人的尊重。每每农忙季节，外公家人进人出，有身强体壮者前来帮忙插秧割稻，有拖拉机手为他远程运输，女人们则忙于做饭做菜，热闹的程度不啻于一个节日。小时候的我常常纳闷，瘦小如外公者，为何会有那么强的号召力？后来，我从外公一句口头禅中洞悉了原因：行得春风有夏雨。大意是刮过了春风，才会有夏天的雨水。说是乡情中有所施，才望有所报。老外公就是用这样朴实的人生哲学，尽心尽力地帮助村人。长大后回老家，每每看到外公家那个黄晕的灯光下，香烟缭绕，农人们围着外公坐着，常常让我想起美国电影《教父》中的托尼·柯里昂。岁月在农人们一熄一灭的烟火中飞梭，外公家的楼板，也被熏得锅底一般，而我的外公，也从我年少时候的英雄，渐渐走到了迟暮之年。

但是诚如陶渊明所说，“善万物之得时，感吾生之行休”。对于生死，外公历来坦然。在很早很早以前，他就给自己做好了坟墓，他说人总是要回归土地的，还在墓园旁边，种上花花草草。外公走后，我常常想起他，怀念但不悲伤。

外公让我看到了一个农人的真正本色，他也让我明白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，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劳作。我们也要活出自己的模样，就像外公，身为农人，纯粹而不虚度！

总第7185期 配图 李海波 投稿邮箱：essay@cnhb.com.cn

